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98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青石街改版了!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麻辣串大姐

□南京赵建业

烟火人间

好久没见“麻辣串大姐”晒出摊的动态消息。前些日子,我特地发微信,询问她的近况。她说:“我回老家赵集几个月了,腿患有有关节炎,站着疼呢。女儿大学毕业,已在南京工作了。”嘿,麻辣串大姐迎来了她的春天!

20多年前,“麻辣串大姐”带年幼的女儿到南京谋生。她锚定二板桥丁字街口,一年四季守着摊点,支开蓝花伞,像一朵蘑菇盛开在石城的街头。

妻子首先与“麻辣串大姐”相识。2011年初夏,居住四年的下关老江口铁道旁的住房拆迁,我家租房在二板桥江海大院过渡。在鼓楼快捷宾馆做清扫员的妻子下晚班,经常在卖麻辣串的摊点逗留。回到家,提着一兜麻辣串,极力向我推介——好吃呢。

夏热、秋凉、冬寒,我每天下班经过二板桥丁字路口,都会与“麻辣串大姐”打个照面。乡音难改,闲来攀谈,得知“麻辣串大姐”来自赵集乡下,不但和我同乡,还是十几代前的同祖同宗。更巧的是,她还跟我大姐同名同岁。她以前家境不错,父亲是大队干部。她高中毕业,在家务农,30岁才结婚。女儿四五岁那年,她一人带着女儿来到南京街头,开始苦钱养家。

“麻辣串大姐”在此立脚扎根,自有她的生意经。她说,每天提前备好麻辣串食材,有嫩菜秧、紫茄子、绿韭菜、海带皮、薄干张、甜藕片、土豆片,孜然、芝麻、辣酱、芝麻酱、甜

扒山芋

□南京赵培龙

四时有景

霜降至,扒山芋;立冬前,腌蚕豆。转眼间,小绿地上种下的山芋苗,经过一个夏天的生长,又经过寒露后的阵阵秋风,叶子开始泛黄枯萎,藤蔓网络一般呈现于岭上沟间。

山芋苗在这片砂砾地上生长,真是难为了它们。首先存活不易。淮安朋友寄来的秧苗是早春大棚里繁育的,剪下后经过包装邮寄到南京,由于脱水时间较长,已是蔫不拉几,再栽到土壤中,总是一副病歪歪的样子,叶子变黄变枯全部掉光,只剩下赤条条的绿紫色光杆躺在岭子上喘息。其次生长困难。经过不断浇水培土,终于发现光杆上冒出星点芽尖,这就说明蔓下已经生根,秧子开始苏醒。半个多月过去,细芽长成嫩叶,再过一些时候,脆嫩的叶梗长出,长成绿叶。为了促进生长,我赶紧在苗的侧面用小锹挖个口子,丢上几粒有机化肥颗粒。之后,不断浇水培土,岭子上终于翠叶婆娑。但由于砂砾地保水性能差,藤蔓在干渴中长得慢,只要天气放晴,一天不浇水,岭子就发白干硬,叶子就会蔫巴睡醒。好不容易熬了两三个月,藤蔓才爬满岭子,总算遮住了阳光直射地面。

山芋藤蔓加快延伸,不断在泥土中节节生

面酱、辣油、蒜泥等各种调料,刚开始卖一毛钱一串。小孩子嘴馋,一到放学,总围着麻辣串摊位转悠。她看没带零钱的,就送上一两串解馋,看着他们背着书包欢快回家。有时候,小区邻里小孩子没带够钱,一声“阿姨,等明天来,再给你啊!”想吃点什么拿什么。有个高中生考上了厦门大学,临走去高校时特地跟“麻辣串大姐”道别:“赵阿姨,我是吃你麻辣串长大的哦!”

母亲勤劳,女儿懂事。我骑车下晚班,不止一次看到她的女儿帮她一起守摊。2015年秋末,我家乔迁新居,离开江海大院,妻子特地买了几斤水果递给“麻辣串大姐”。那年,她女儿在十二中读高二,年少懂事,学习刻苦勤奋。亲切和善的“麻辣串大姐”每天一门心思,守摊苦钱,供女儿在南京借读,上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,考高中,一路护送进南京师范大学。城市,总为吃苦耐劳的人留有一席之地。

昨晚,“麻辣串大姐”在朋友圈宣布:“麻辣串新店开张,欢迎老朋友小朋友前来品尝!”下面的跟帖,像麻辣串一样,一排排一长溜。看是小生意,也有大学问。她说:“风物长宜放眼量,把生意做长,把人情做厚,自然不愁苦钱。”

她的麻辣串比别人多串了一缕烟火气、一份人情味。勤劳女人自带光芒。麻辣串大姐的这团光,照亮了自己,也照亮了女儿的前程。

根,藤蔓伸展,越长节根越多,之后山芋会结得越小。为切断节根抑制养分消耗,过一段时间我就去翻扯山芋藤。为防止拉断主藤,我轻轻拎起藤的上部,使一个节根脱离泥土。经过七八次翻藤,再经过两次施肥,那藤蔓已有小指头般粗壮,主藤上的叶梗亦有尺把长筷子粗,有的叶子有碗口那么大,此时学着小时候大人们的做法,摘些叶梗回家,掐去叶,撕去外皮,用辣椒爆炒,吃一口,又脆又鲜。想想乡下原先这些叶梗都是喂猪的,现在居然成了佳肴时鲜,不觉感到好笑而且有趣。

艳阳当空,我戴上草帽,扛上大锹,兴致勃勃地去挖山芋。其实,早在之前我已偷偷用手抠过岭子,发现岭子上的裂纹里长有芋块。我先逐岭拔起枯黄的藤蔓,居然带出不少山芋。我一鼓作气,将五岭山芋全部挖出。将山芋扛回家一称,竟有40多斤。

山芋可以煮粥、煮饭,还可以炖汤,都是美食。更好吃的是放入微波炉中烤,烤出的味道香甜无比。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跟着大人去镇上时,街边烤炉上诱得我口水直流的浓浓烤山芋的香味。

山芋扒上来了,蚕豆滕下去了,新的企盼和希望又萌生了。

的昆虫,才能够迎风飞翔,艰难地存活下来;而那些生有中等翅膀的昆虫,在飞行时则极易被强大的海风吹落掉进大海,被海水淹没而遭淘汰。相反,那些退化了翅膀、放弃了飞翔、一心一意在地面上匍匐爬行的种类,反而得到了生存机会,它们成为了进化的成功者、竞争的胜利者,最终也成了海岛的主宰者。

他又说:“无翅爬虫昭示我们,如果你没有超人的天赋,上天没有赠予你巨型翅膀,那就应该拒绝那方蔚蓝色天空带来的诱惑,心甘情愿地匍匐于地面,心无旁骛地去干自己的本职工作,同样可以开拓出一片完全属于自己的领地和疆土。”

田老师继续深情地讲道:“文学虽是我的最爱,但我深知要想在文学上获得成功,绝非易事。这条道非常狭窄,也异常拥挤。教育是个清贫寂寞的行业,整天与孩子打交道,与外界接触少,许多人不愿从事这个职业。也正因为如此,教育却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,也是大有作为的人生舞台……”

最后,田老师深有感触地说:“有时候,想更进一步,却路窄拥挤,而退一步,则海阔天空。我们既然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,那就喜欢自己做的事吧!努力地去做好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本职工作,一样会获得成功。”

“其实,干好本职工作,就是人生最宽的路。”田老师望着远方,坚定地说。

芸黄

□泰州王天生

时光漫记

芸,这个字,有草木清气。是色彩、植物、香草,亦是神韵和风致。

芸黄,草木在秋冬缤纷枯黄的样子,一种宁静成熟的黄。这样的色调,先是从草色开始的,然后是叶片,一枚叶子,脱去水分,弥漫着一股暖香。

霜降之后,去皖南古村,像打翻颜料桶,树叶由绿变黄,掩映着粉墙黛瓦、飞檐翘角。秋色中,赤橙黄绿,色泽斑斓。

萧瑟秋树,半树青绿,半树黄。浅黄、深黄、青黄、橙黄、红黄、金黄……此时,宜仰望,那些草叶枯黄,是植物生长代谢过程中,呈现出来的一种内部节奏与外在姿势。

乌桕的黄,是一种橙黄,经历世事的黄。乌桕叶在深秋最好看,黄叶衬蓝天,一棵树在苍穹下,亭亭玉立。若是在水边,树的影子铺展水中,岸上一树黄,水中濡染一树斑斓。梧桐叶的黄,是一种金黄,是一种金灿灿。它的色调是踩出来的,叶落满地,沙沙作响。落叶不扫,成了深秋里的一道风景。一株枝丫四散梧桐树,黄绿相间,绿叶中夹杂着红褐色,别有一番韵味。

柿树叶子的黄,是一种红黄。黄中泛红,对比度饱和的暖色调,配上黝黑的枝干,让人想到这叶子间曾经挂着红果子,引来鸟雀争啄。银杏叶的黄,是一种灿黄。这样养眼的黄,先从叶子的边缘开始的,慢慢地泛黄,缓缓地浸漫,就像是江与海的交汇部分,一半是清的,一半是浑的,而银杏叶,也是部分是黄的,部分是绿的。秋天的银杏叶,有人曾作为礼物送给朋友。宋代欧阳修《梅圣俞寄银杏》诗:“鹅毛赠千里,所重以其人。鸭脚虽百个,得之诚可珍。”银杏,古称鸭脚,因其形状而得名,其实在每一片银杏黄叶下,都掩映着熟透的银杏果。一枚好看的银杏黄叶,是深秋寄往冬天的信笺。

朴树叶的黄,是一种明黄。嫩嫩的黄,将一树涂抹,朴树的颜色变得沉稳,有油画般的厚重,整棵树都是轻盈的,在深秋的旷野上,站成一种姿势。按我的理解,朴素的树就应该生长在安静的旧院。朴树叶,黄色里夹杂着淡褐色,单独一片叶子看起来并不是很特别,唯满树亮黄,满世界都亮堂起来,遂成一道风景。温暖的黄叶,映衬着小院上空的碧云天,愈发显出秋日天空高远。树是静谧的,庭院平和、安详,古朴、静雅。

紫薇叶子的黄,是一种暗黄。这种缺少一层树皮护体的树,娟秀的紫薇花早就凋谢了,留下叶子半绿半黄,老远看,一树明明灭灭。水杉是一种过渡的铁锈黄,随着天气变凉,它是往红的色调径直而去,最后凝练成一身水杉红,黄只是中间过渡地带。

黄连木,我在公园里偶遇。一株高10余米的大树,昂首挺立,站在我的面前。端详此树,树冠浑圆开阔,树型近乎球形,树姿优雅。想到它一树叶子在时光里旅行:早春爆出红色的嫩叶,入夏丰盈变绿,秋后则变成橙黄,满树叶子,层次分明,色彩斑斓。

在画家笔下,水墨丹青所描摹出的缤纷芸黄,将秋冬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清代画家龚贤的《山家黄叶图》,画中林木杂生,枝柯交错,山岭逶迤,奇峰凸起,烟岚轻拂,清新淡雅,树丛山岩处,隐现茅屋。说好的黄叶呢?我没有看见。大概在古人眼里,黄叶是缤纷秋色中的一种色调,也是一种意蕴,在植物与花草树木上,就是代表一种风致。忽然想起龚贤在南京清凉山上筑有扫叶楼,他独坐这空寂山林,望着满世界的树,是不舍这黄叶飘然掉落?于是便执一把竹帚,哗然有声地扫出一个人对季节的敬意。

芸黄,不是枯黄,是草木渐渐失去水分时的一种表情显现。每一片叶子,都是一小块摊在掌心的阳光地图,传递的是另一种生命之美。

秋阳洒进卧室,温暖而柔和,让半卧看书的我,接收到了一份来自于大自然的慰藉。

一个人因着病体,不得不囿于一室,难免有点孤单。好在几点阳光不肯抛弃你,想方设法透过那些高墙与绿树的阻挠,像猫一般匍匐于你身侧,不言不语,却善解人意。

遵照医嘱卧床静养的我,将宗璞的《松侣》重复看了三遍,这篇文章实在太契合我此刻的心情:一样经历了挚爱父亲故去的悲伤,一样身患着一场不知未来的病痛……

《松侣》的笔触,有些淡淡的忧伤。起笔写自己因为疏忽,未能关注木槿花的盛开而及时邀请朋友观看,失信于朋友,也失信于木槿花,“联想到自己的疾病,不知还剩有几多日子”,颇含世事沧桑的伤感。接着她笔锋一转,以轻松戏谑的笔调引出庭院中的三棵松树:“好了,不要小资情调了,有我们呢!”

宗璞回忆了父亲栽下此三棵松的美好和他对自己的深刻影响,回忆家人团聚放烟火差点烧松树的趣事,这份快乐里又夹杂着往事难再的忧愁。故而,她强调在时光的变迁里,“三棵松树是家中的一员,是亲人,是长辈。”而她坚持2年来的散步,也选择有松树的场所,松树对于她这个病人的激励和陪伴,当真称得上“伴侣”。

一个人若能真正静下心来,与自己和解,与大自然为伴,当是病痛给予倔强生命的一份赏赐。所以,宗璞最后的体悟是:“为友侣的当然不止松柏一类。人若能时时亲近大自然,会较容易记住自己的本色。”

病中静养,与书为伴,亦是在隽永的文字里,同作者一道将灵魂回归本色,与大自然契合。

宽窄人生路

□仪征张玉明

生活相册

田老师是我的大学同窗兼舍友,极富文学才华。他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,然而天不遂人愿,毕业后最终他还是回到家乡,当了一名乡村教师。

再一次与田老师相见,是在二十年后的同学聚会上。令大家感到意外的是,他虽然没有成为才华横溢的作家,却成为了诲人不倦的著名教育专家。田老师递来的名片上印着:全国劳模、教育专家、特级教师。

我问他:为何心甘情愿放弃了当初的文学梦想,一心一意地当起了人民教师?

“还记得达尔文吗?还记得马德拉群岛科格伦海岛上无翅昆虫的故事吗?”沉默良久,田老师问我。

没等我回答,田老师接着说道:“一百多年前,达尔文来到马德拉群岛的科格伦海岛上考察,结果发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:岛上的昆虫要么生有巨型翅膀,能在天空中飞翔;要么完全没有翅膀,只能在地面上爬行。但前者数量极其稀少,偶尔才得一见;而后者则是数量极多,岛上遍地皆是。”

“为什么会呈现这种截然相反的两极分化现象呢?生有中等翅膀的昆虫藏到哪里去了,为什么完全见不到呢?无翅的何其多、巨翅的又何其少呢?”田老师连连发问。

田老师略为停顿说,科格伦海岛上气候条件十分恶劣,长年台风、飓风不断。在这种环境中,只有极少数长有巨型翅膀

以松为侣

□湖南邵阳黄小秋

微情一刻